

灵山传



革命回忆录
灵山便衣队

黄锦思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79年·合肥

灵山便衣队 黄锦思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375 字数：105,000 插页：6

印数：250,000

1979年6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2·810

定价：0.58元

目 次

作者前言	(1)
一 接受任务	(5)
二 扎根	(10)
三 接头	(26)
四 打火车	(29)
五 动员和尚	(34)
六 打粮	(38)
七 成立农民小组	(42)
八 成立妇女小组	(46)
九 在黄妈妈家	(49)
十 一打周干贵	(51)
十一 二打周干贵	(55)
十二 三打周干贵	(59)
十三 禁赌抓贼	(62)
十四 老战友归队	(66)
十五 征红军粮	(69)
十六 取枪	(73)
十七 鸡公山买药	(76)

十八	火烧柳林碉堡群	(80)
十九	白匪军投降	(82)
二十	接应特务营	(86)
二十一	死里逃生	(88)
二十二	脱险	(92)
二十三	经济案子	(97)
二十四	成立小便衣队	(101)
二十五	武装群众 扩充红军	(103)
二十六	林老二和林老大	(108)
二十七	夜袭朱塘店	(111)
二十八	智降“小马子”	(113)
二十九	保回蔡德新	(131)
三十	撕袍子上山	(137)
三十一	瓦解红枪会	(139)
三十二	夜打磨盘寨	(145)
三十三	智擒敌探	(151)
三十四	为民除害	(156)
三十五	打傅文风	(160)
三十六	群众办法多	(164)
三十七	走向抗日前线	(166)
三十八	孤儿的路	(173)
三十九	宁死不屈的小战士	(181)
四十	战斗的集体	(185)

作者前言

建军五十一周年前夕，我和老战友徐承连、安徽人民出版社孔凡仲同志访问了鄂豫边区的信阳、应山一带，会见了四十几年前与我们并肩战斗的老赤卫队员、老党员、老干部，共同回忆了当年的战斗生活。在此基础上，对一九六一年写的《红军战士忆当年》一书进行了较大的删订、补充，更名为《灵山便衣队》。

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历史背景，在正文之前，先作一些概括的介绍和说明。

自从红四方面军西进川陕、红二十五军北上后，鄂豫皖边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党决定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并向敌后派遣小便衣队，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革命根据地；搜集情报，掩护伤病员，提供物资装备，配合主力红军的长征。

我们便衣队于一九三四年冬成立于河南信阳、罗

山交界处的灵山。因地取名，故名：灵山便衣队。

我是便衣队指导员，队长先后为徐国顺、张大耀、丁应厚同志。队员也经常调动，但始终保持十人。这些同志的共同点是善于做群众工作，熟悉本地群众的语言、习惯，其中有的同志本来就是老苏区的苏维埃干部。

便衣队活动在豫鄂交界处。东起朱堂店，西至大庙畈，北起东双河，南至广水。这里东接大别山，西连桐柏山，群岭迤透，峰峦重叠，灵山、鸡公山、大青山、茶山、四望山、花山纵横交错。山上古树参天，杂草丛生，便于隐蔽做群众工作。我们便衣队遵照道委、特委指示，就辗转在这数百里群山之间。

京汉铁路紧傍灵山、鸡公山穿岭越谷而过，沿线各站有国民党重兵把守。鸡公山是外国人避暑之地，蒋介石派一个机械化师守卫。各县以及大小集镇都有敌人的民团。这里是敌人的心脏，便衣队就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

灵山地区远离特委二百余里，沿途有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一般情况下不允许我们及时地直接请示报告工作。但几支红军部队经常来灵山地区活动，他们将上级指示转达给我们，又将我们的工作报告特委。因此，我们便衣队虽远离组织，但始终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工作。

当时，常在信阳、应山一带活动的红军部队，有九路游击师、鄂东独立团、红二十八军特务营、鄂东道委特务队等。有许多大的斗争都是他们配合我们进行的。另外，这一地区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曾在这一带开展过斗争。因此，这一带虽然不是老苏区，但也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们便衣队之所以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开展斗争，是与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离开了群众，就是离开了水的鱼，便衣队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我们在这一地区，进行了三年艰苦的斗争。头两年——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六年秋，活动在平汉路东河南省灵山一带。后来，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除留下我们发展起来的地方小便衣队和小游击队坚持原地斗争外，我们转移到路西湖北省应山小河一带开展活动，直至一九三七年十月开赴抗日前线。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安徽人民出版社、安徽省军区政治部文化处、河南信阳地委、信阳县委、湖北应山县委和当地贫下中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借本书出版的机会，特致谢意！

一九七八年八月于合肥

灵 山 便 衣 队

自从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西进陕西以后，大别山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残酷“围剿”之下，苏维埃政权机构大部分被摧毁，仅剩下赤城、赤南、六安、鄂东北部分山区四小块根据地。蒋介石狂妄地认为这是消灭我大别山革命火种的大好时机，便加派匪军配合地方的反动武装，在鄂豫皖“剿共”总司令卫立煌的率领之下，对这四小块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围剿”。当时参加“围剿”的有匪军十三师、十一路的两个多师、二十五路的三十二师和张学良的五个师，加上二十几个地方保安团、队和反动地主武装，总兵力不下二十万人。反动武装象蛆虫一样布满了整个大别山区。这时期他们的反革命手段也比以往几次“围剿”更为毒辣，对苏区人民采取了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对红军隐蔽的山林采取烧山、倒林的野蛮手段，制造了大片大片的无人区，妄图割断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使我们没有粮吃，伤兵病

号没处安置，衣服也无处补给，把我们困死在山林里。

但是在党领导下的红军和苏区人民，并没有被敌人吓倒。红二十五军留下的火种，又继续燃烧起来，发展壮大，组成了红二十八军及独立团、游击师、特务营，迎着重重困难，坚持与敌人在山区转战。但是，我们从赤南打到麻城，从黄安打到光山，得不到一粒粮食、一颗弹药的补给，更为严重的是伤病员无处安放，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

革命形势正转入低潮，在这新的形势面前，为了使革命的红旗更高地飘扬在大别山上，我们党和红军采取了新的斗争方式。

一 接受任务

北风飕飕，银霜铺地，一九三四年严寒的冬季已降临到鄂豫皖苏区的原野。

在一个飘着蒙蒙细雨、夹着雪花的黑夜里，我随着鄂东独立团来到了苏区与白区交界的信阳县灵山上。

当时，我在独立团手枪队当战士。来到灵山的第二天上午，我们手枪队指导员江士安告诉我说，团政委有事请我去。我怀着莫测的心情，在半山坡上一片茂密的树林里，见到了团政委陈守信同志。他坐在一块湿漉漉的石头上，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之后，又侧身同他身旁的团、营首长小声谈论着什么。雨早已住了，但雪却下大了，风也紧了，这穿林扫叶的北风，真有一股猛劲，直往骨头里钻，我感到一阵刺骨的寒冷。这时我才注意到团政委和我们战士一样，穿着一双破布条打的草鞋，已经烂得不成样子了，下身穿的是条单裤，上身穿了一件破棉袄，但是从他讲话的表情看来，他的精力仍然是很充沛的。我环顾附近坐着七、八个面熟而叫不出名字的同志，他们都是独立团的干部和战士，穿着杂色的裤褂和草鞋，只有两处是一致的：都打着灰色绑腿，戴着灰色的八角帽——帽上缀着布制的鲜红的五角星。他们枪不离手，个个都显得十分威武。我们的视线相触时，没有说话，只点头微笑，怕影响了首长们的会议。我心里想：“找我有什
么事呢？这些同志都来做什么？是有新的任务吧！”
我正想着，团政委站起来了：“都到齐了吧？”

营长王耀松回答：“都到齐了。”

陈守信同志笑嘻嘻地走近我们：“现在交给你们一个新的任务，你们就要离开大部队了。当前的形势，

同志们都看得很清楚，我不必细讲。我们必须采取新的斗争方式，才能收复苏区，打击敌人。根据近期的经验，便衣队的活动方式对配合主力部队歼灭敌人起了很大作用，不过现有的少数便衣队都在老苏区，现在，要把你们留在这里，留在这敌人的心脏里，你们十个人就是第一支深入白区的红色便衣队了，或者说是个小小的游击队。希望你们能扎下根去。”

在此以前，我还不知道已经有便衣队，现在我忽然听到已经成立了好几个便衣队，我心想：“党是多么英明正确呀！为适应形势变化，早采取了新的措施。”我非常激动地听团政委说下去：“你们的任务，就在灵山地区平汉铁路的东西两侧，秘密发动群众，为主力部队提供敌情，掩护伤病员，联络西征北上的红军，在可能的情况下，为红军扩充兵源、提供物资装备，并为今后在这个地区正式成立苏维埃创造条件。为了自己能站住脚，不致被敌人吃掉，你们当前最重要的是积极发动群众，不许捉案子，避免同敌人正面斗争。条件成熟之后，请示特委，再开展其他活动。”他用左手扶了扶残废的右臂，微微耸了耸肩，接着用询问的口气问：“有什么困难，能完成任务吗？”

“能完成任务！”同志们响亮地回答着。

团政委满意地笑了笑说：“好，有胆量！你们虽然深入白区，但是并不孤立，你们身后的金顶山便是

老苏区，独立团、特务营也会常来的，有什么困难随时可以解决。现在我宣布：队长由徐国顺同志担任，指导员由黄锦思同志担任。晚上独立团转移，你们就留下来。详细的地形、敌情、联络线索由王营长再给你们介绍。”

这时雪已停了，天色转晴，在一个视野开阔的小山上，王营长详尽地为我们介绍了地形、敌情和联络点。

灵山的东面是苏区，南面是鸡公山，北面是杜集，西面是平汉铁路的柳林黄家湾车站。

鸡公山紧傍平汉铁路的柳林黄家湾车站，位于鄂豫两省的交界处，山高林密，峰奇壑险，如虎踞龙盘，扼守着平汉铁路自信阳至武胜关的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其次，鸡公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遍布清泉，是著名的风景区和避暑地。当时，有美、英、法、德等二十多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洋人，在山上建造了数十幢小洋房和其它如教堂、教会学校之类等设施，蒋介石还专门派了一个机械化师保护洋人；柳林黄家湾车站是敌人的交通要点，有敌人两个营把守；其他如杜集、新集等都是民团的据点，筑有碉堡、炮楼等工事。

在王营长为我们介绍地形和敌情的时候，陈守信政委一直在林间踱来踱去，在考虑着重要的问题。王

营长介绍完毕，他又把我们叫拢一起问道：“你们看看有什么困难？”当大家都回答说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时，他非常激动地说：“好，很好，我反复考虑过了，这里非常重要，北方的蒋介石部队要打我们多半从这里进山，西征的红二十五军与我们联络也必须从这里经过。同时，这里又接近平汉铁路，它是国民党输送粮草、调运兵力的要道。你们要搞好团结，遵守纪律，依靠群众，克服一切困难，插进去，站稳脚，要象一把钢刀一样刺入敌人的心脏。可能的话为部队提供些物资，我们现在的部队是够艰苦的了……”政委很激动，我们也很激动。他没有往下说了，他伸出左手和大家一一握手，并说：“你们回去准备吧！”当我和他握手时，他却说：“你和徐国顺同志留一下。”

我和徐国顺随着陈政委在林间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陈政委又说：“你俩提提看，有什么困难？”

我说：“政委，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困难，我们能克服。”“不对，”陈政委打断我的话说，“困难是有的，应该正视它。要知道，这儿是白区，基本群众大部分还没有觉醒，这是你们首先应该正视的困难，千万不能性急。”接着他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和每个红军战士应抱的态度，以及应注意的工作方法。最后他说：“徐国顺同志原是副连长，打仗勇敢，很有经验；黄锦思同志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当过宣传干事，

很会作群众工作。队员当中大部分是苏维埃干部和工作人员，所以，我们相信你们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的。”

当晚，陈守信同志带着独立团转移了，我们十个人就留在灵山上，新的战斗生活便从此开始了。

二 扎 根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时分。雨后放晴，树隙里洒下来冬日的阳光，感到格外温和。我看着背靠背坐着的队员们，浴着温暖的阳光，正发出轻微的鼾声，有的把长枪抱在怀中，有的把短枪插在腰间，手还握在枪把上。

深密的山林，十分幽静，只有几只山雀在树梢上叫着。我陡然意识到我们是已离开大部队单独行动的便衣队了，于是，我警惕地瞧了瞧四周，寻视着哨兵。

在一个很适于瞭望的小坡上，我找到了哨兵徐路军。我问：“有情况吗？”

“没有。噢！指导员，你怎么这早就醒了？”

我急忙做了个阻止他说下去的手势。他望了望不远处正在酣睡的战友，无可奈何地说：“你还没睡多大一会哩。”

“我就是有这么个习惯，到一个新的地方，情况还摸不清楚的时候，我总是睡不安宁。”我一面说着一面望着林子外边，细心地观察着。

“指导员，咱们先从哪里着手呢？是不是先到王营长交代的那个联络站去接头呢？”

“不！”我考虑过后回答他，“联络站距柳林车站太近。”

忽然，徐路军又问：“咱们这里有几个党员？”

“三个。我和你，还有分工当事务长的詹子成同志。”正好这时詹子成向我们走来，我们三个人就开了个党小组会议，统一了思想，坚定了意志。党小组会刚结束，队长徐国顺同志也醒来了，并向我们走来。他劈头就说：“老黄，我怎么也睡不安宁，做梦也在同白匪打仗。咋办呢？得赶快插进去，站稳脚呀！”

我说：“是呀！我们也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来！我们一起研究研究。”

于是我们几个人站在灵山顶上，登高望远。向北望去，平静的原野，呈现在我们眼前，山坡和平阪上尽是高高低低的灰色的畝田，只有几处茅屋顶上在冒着

炊烟。旷野，无边的旷野，群众，千万的群众，我们从哪里入手呢？我的视线由远而近，落在山脚下几间茅屋上，破旧的草屋，瘦小的耕牛，小小的柴堆，……我兴奋地喊：“徐队长，你看。”徐国顺同志一下子就猜中了我的意思，兴奋地抓住了我的肩膀说：“老黄，这一定是穷人家，又靠近山边，就从这里入手吧，大概不会出漏子的。”

把我们的意图拿到队员中研究之后，大家都同意。我们的工作就从这里开始了。

太阳似乎不了解我们的心情，迟迟不肯落山，我们好不容易等到天黑，就开始向山下移动。这时正是十一月的初头，月色朦胧，人声寂静，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村庄附近，细心的徐路军把耳朵贴在窗子旁边听了听说：“没关系，屋里人很少。”话未落音，莽撞的徐国顺就三步并两步地抢上去敲门，“噔！”

“噔！”“噔！”敲门的声音很大，屋里传出了一个老人的苍老而又颤栗的声音：“谁呀？”

“我们！”我连忙抢上去回答，“我们路过这里，借个宿。”门吱的一声打开了，老大爷一见我们是几个带枪的便衣，脸上的神色惶然，老太婆吓得躲进房里。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马子”（当地的土匪），老大爷用哀求的声调说：“老总！俺们是穷人家。……”

“老大爷，你们不要怕，我们是红军……”我的